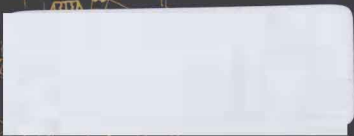


魔王

伊坂幸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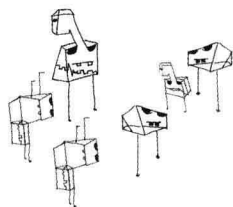
著
史诗
译



魔王

マオウ

〔日〕伊坂幸太郎 著 史诗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王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史诗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3.10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819-6

I. ①魔… II. ①伊…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883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30-2013-139

《MAOU》

©Kotaro Isaka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魔王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史诗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华 艳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6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19-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魔王	1
呼吸	149

魔王

那是个驼背的男人，脸颊松弛，眼睛肿胀，额头上长着褐斑，稀疏的白发拢向脑后。他握着扶手，短棍一样的腿随着地铁车厢的摇晃而颤抖，似乎随时都要倒下。当车速趋于稳定，他便咧开嘴，露出牙龈。“谁让你这么目中无人地坐着了？难道你这家伙是什么大王？混蛋！”

老人脸上布满皱纹，就像风干的水果。他高声喊出的话语气势汹汹，让我一时动弹不得。

1

二十分钟前，我离开与 JR 东京站相连的美术馆，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地铁的检票口，跳上已经进站的丸之内线列车。

我找到空座坐下，正准备闭目养神，忽然听到有人搭话：“这不是安藤吗？”我仰起脸，发现大学时代的朋友正站在眼前。毕业应该才五年，如今他的头发短得让人认不出来。过了几秒，我才反应过来。“是岛？”

午后一点，车厢里自然不挤，但每节车厢里依然有人抓着吊环站着。我旁边恰好空着，岛便理所当然地坐了下来。

“你是逃犯？”我说道。

“你这叫什么问候啊。”

“因为头发啊。”我用目光示意，“头发这么短，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罪，为了逃跑才剪的呢。”

上大学时，尽管周围人都劝岛，说“短发更适合你”，或者讽刺说“真难看，快剪快剪”，岛却顽固地坚持留长发。问他为什么，他便搬出堂皇的理由：“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难道能这么简单就剪掉？”可是

剪指甲的时候，他总是剪得很彻底，真是自相矛盾。

列车向左倾斜，开始提速，行驶中的噪音也渐渐高亢，就像兴奋的男人血压升高时血流发出的悲鸣。

“两年前剪的。”岛回答得很干脆，“还是得考虑现实啊，跑业务时，长发太麻烦了。”

“客户讨厌长发？”

“不，因为太热了。”

要是五年前听到自己这番话，他恐怕会一脸沮丧地剪了头发。“今年的夏天比往年都长，又热。”

“该说是烤人呢，还是刺眼呢？总之真要命。”

“都快被晒烂了。”七月的阳光晒得大楼和路面似乎就要腐烂，就算表面像烤鱼的皮一样翻卷也不奇怪。

“这是温室效应啊。”岛恍惚地低喃，目光随即投向悬挂在车厢内的周刊广告，上面印着“众议院解散！参众两院将同时选举”的标题。

“我啊，这可不是在自夸，一次选举都没参加过。”岛依旧注视着广告。

“什么‘这可不是在自夸’，应该说‘感到很不好意思’。”

“你不觉得就算去投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吗？”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才不会改变。”

“但这次我准备去。这可是第一次，第一次选举。真有种回到了二十岁的感觉。”

“怎么忽然想去？”

“那个犬养不是很有意思嘛。”

我条件反射似的想说“果然是这样”，但终究没说出口。岛说的这个人，是在野的未来党党首。

“犬养对美国的态度不是也很严厉嘛，总是警告。”岛滔滔不绝，“所谓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是形成原因吧？就是那个CO₂。”

“是CO₂吧。”

“可美国就是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太不正常了。”

“确实，美国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很不积极。”

“没有人对美国说教几句可不行。‘你这家伙，谁让你这么自以为是了？’就该这么说，对吧？现在的佐藤会说这些？”岛唾沫横飞，对如今的执政党党首，也就是首相，直呼其名，“肯定不行。那家伙倒是会装样子，但只是嘴上说说，就是个光说不干的首相。”

“但是，不管怎样，未来党都不会成为执政党吧？”

未来党在在野党里也不占优势，只拥有二十个议员席位，规模很小。

但是——我心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刚成立时只获得了不到百分之十的选票，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最初也曾在选举中惨败。

喂，这又怎么了？我质问自己，但得不到答案。

“成了当然好，不成也没关系。总之啊，把五年都给了佐藤，结果经济完全没有好转。还是让执政党有点危机感更好，所以我才会想给未来党投一票。”

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带来的振动让臀部微微晃动。

“犬养今年三十九岁。你知道吗？”我的声音比预想的更大。

“你是想说他还年轻？那难道不好吗？年纪轻轻的。没有未来的老人能思考未来吗？思考未来的永远都是年轻人。对于政治家，未来只能意味着晚年。”

出乎我的意料，岛的话非常在理，而且有种故作暗示的感觉，我

不由得一惊。

“你还记得吗？这是上学时安藤你说过的话。‘思考未来的是年轻人’，这是你说的吧？你还问：‘未来就是政治家的晚年？’我们在酒馆一个劲和女人聊滑雪，只有你一脸冷漠，唠唠叨叨地让我们‘快思考’。无论说什么，你都说‘快思考’。”

“是啊。”现在依然如此。我喜欢思考。不，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我甚至坚信“活着就是思考”这样夸张的话。“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个叫马盖先的美国人。”

“安藤，你也有看那种电视剧的时候吗？”

“就是《百战天龙》嘛。马盖先拿身边的东西当武器来战斗，很擅长动脑筋。就是这个主人公，一碰到困难，就总会对自己说一句话。”

“什么？”

“‘快思考，快思考。’对，快思考，马盖先。就这样说给自己听。”

“真是会自我反省的冒险笨蛋啊，那家伙真奇怪。”

“我已经不记得电视剧的情节了，但总想起主人公的话。快思考，快思考。”

“我可想起来了。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子说你是喜欢思考的思考魔，结果有人误以为是绞杀魔^①。”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

“什么意思？”

“那时，同系的女生们忽然都开始疏远我。我还以为是错觉呢，看来大家都把我当成绞杀魔了。”

“就这么点事，有什么关系。”岛轻快地说，“我啊，总被人说成

^①在日语里，“思考”与“绞杀”读音相同。

什么喜欢巨乳、喜欢女高中生，结果女生们都不给我好脸色，真惨。”

“那难道不是事实？”

“总之我想说，我并不反感总是思考的你。也可以说我受到了你的影响，我可不讨厌你的那种想法。”

“哪种想法？”

“就算毫无道理也无所谓，相信自己的想法，只管去战斗。”

“然后呢？”

“只要这么做，世界就会改变。这不是你说的吗？一副乳臭未干的口气，那时我们都拿你当傻瓜，但现在想起来，说得真不赖。我就要把世界改变给你们看！如果连这点干劲都没有，活着也太无聊了。”

“当年那么说的我，现在却是个卖命的工薪族。”

“我还是个懒惰的工薪族呢。”

列车进站了。耳边传来空气猛地泄漏的声音，门开了。没有人下车，有位驼背老人从左侧的车门走进车厢。车内没有空座，老人充满渴望地环视车内，最终还是抓住了扶手。

“岛，关于刚才的话题，我也不是想说犬养年轻什么的。”

“我们从刚才就很奇怪地高谈阔论，政治啊，未来啊，明明好久没见面了。”

岛似乎已经不想继续，但我还是特意说明：“三十九岁正是墨索里尼夺取政权的年纪。”

“墨索里尼……”岛愣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在地铁车厢内和学生时代的朋友聊天，却忽然听到这样的名字，有点不可思议。“你是说意大利的独裁者？”

“犬养和墨索里尼很像。”

“哈哈。”岛的笑声多少有些装模作样。他露出理解的目光。“难

道你觉得不安？”

“什么意思？”

“在野党在大选中获胜，犬养借此机会声名大振，这个国家也许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你是这么想的吧？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

“你怎么能断定？”

“你果然这么想。”岛笑了笑，“我说了，不可能的。”

说着，他猛地站起身。列车开始减速，准备进站。

“再见。”岛回过头，只是把手举到肩膀的高度挥了挥，“电话联系。”他走向打开的车门，“你还住在那栋公寓吧？”

我想说“喂，我早就搬家了”，但岛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三个男人瞄准了岛空出来的位置，向我靠近。一个是刚刚上车的公司职员，大概正在跑业务，抱着一个大大的手提公文箱，不停用手绢擦汗；一个是身穿花哨的开襟衬衫的年轻人，用力地嚼着口香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位脚下不稳的老人。

最终抢先坐下的是公司职员。坐下的瞬间，他轻叹了一口气“好热”，把公文箱放在膝上，慌慌张张地开始往外拿文件。

看到座位被抢，嚼口香糖的金发男人咂了咂舌，转身站到车门旁。那位老人看起来随时都可能摔倒，但仍然抓着扶手。就算我给他让座，距离也太远。

坐在对面的女人打开了早报。我瞥了一眼标题，“舆论调查结果出炉，执政党支持率低迷”映入眼帘。标题旁边还有一则题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的报道。

很多人都认为极端的不景气只是暂时的，但最近，情况明显开始恶化。中东地区的战乱久不平息，石油价格持续走高，是原因之一。此外，进口蔬菜里发现未知病原菌，食品产业和餐饮业因此受到巨大

打击，也为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府拿出对策，声称在确认食品安全之前不再进口，但作为出口国的美国和中国完全不妥协，认为日本应该为这种毫无根据的进口限制做出赔偿。

在经济刚要好转的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况，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不是具体指谁，而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都情绪低落。正在上涨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而已呈下降趋势的失业率又开始上升。不知该说一开始就碰了钉子，还是该说冲劲受挫，总之人们都不禁抱怨：“我刚开始想要开始努力呢。果然还是不行啊。”

也许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开始死心，到处都充满叹息声。死心和叹息后将会迎来什么？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对内心的低落束手无策。

要进站了，窗外掠过墙壁，列车渐渐慢了下来。车体的噪音渐渐平息，就像情绪高昂的男人逐渐平静下来。

站台出现在视线中。列车停了下来，发出空气喷出的声音，门开了。开门，关门，发车，小小的变化随之发生。七八个要下车的人起身，刚上车的人随即填满空出来的座位。

那位老人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出来，但立刻就被别人占据。

坐下的正是那个嚼口香糖的金发男人。面对没能坐下的老人，我很想遗憾地吐出一句“真可惜”。就在这时，金发男人旁边的公司职员缓缓地站了起来。

也许是反感嚼口香糖那黏糊糊的声音，也许是忽视老人给他带来了良心上的责备，总之，公司职员起身离开了。

我放下下心来，这下老人也能坐了，但这样的期待随即破灭。嚼口香糖的年轻人叉开双腿，傲慢地向后一仰，占了旁边的座位。一个人占两个座位，这只能用不正常来形容。

驼背老人依旧握着扶手，颤颤巍巍地站着。

启动后的列车不断提速，广播里传来报站声。声音仿佛咒语一样，很难听清。我自然地瞥向老人的后背，目不转睛地观察坐在那里的年轻人。

老爷子啊，你该生气了！我脑中冒出这样的想法，正是旁边的公司职员掏出手绢，说着“好热”的时候。晃晃悠悠勉强站住的老人有权向那个口香糖男发起反击。

如果我是那位老人……我不由得开始想象：我会用什么样的话去反击那个年轻人呢？

我感到自己仿佛嵌入了老人体内，我所在的地方不是列车坐席，而是前方扶手旁边。老人的身体就像披在身上的毛皮，和我的身体重合在一起。脸颊微微抽动，微风拂过汗毛，浑身仿佛过电一样，肌肤猛地一颤。

这是怎么回事啊？虽然大脑的角落里掠过一丝疑惑，我仍然屏住呼吸，在心中默默地喊了一句：“谁让你这么目中无人地坐着了？难道你这家伙是什么大王？混蛋！”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车厢内恢复安静，只有列车摇晃着发出声音。附近的乘客全都抬起脸，视线聚焦到一个点上。焦点不是我，而是老人。

老人刚刚愤怒地喊出了我大脑里的话。过了片刻，我才注意到这点。

老人的声音并不像虚弱的低喃，而是崩裂般清晰有力。

我依旧半张着嘴。只见嚼口香糖的年轻人站起身，走向相邻的车厢。他肯定不是因为羞耻或愤怒才起身，而是被怯懦感控制了。

驼背老人一脸平静，仿佛在说“有空座真幸运”，悠然坐下。在目光交会的瞬间，我不禁避开了，害怕被老人斥责。我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内心有种感动：老人恰好喊出了我内心的话，竟然会有这种事。

直到第二天，我才察觉此事并不寻常，开始分析自己的“力量”。那是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

“看这个新闻了吗？”坐在左侧的同事满智子探出身，捅了捅我的肩膀。她比我大一岁，一头烫成波浪卷的茶色长发，就像某个地方的千金小姐一样气质高雅，言行举止很老成，不像只大我一岁的前辈。

我瞟了一眼右边，确认科长不在座位上，便探身凑到满智子的电脑屏幕前，有人说×海水水质下降，一定是受了什么污染，是网上的新